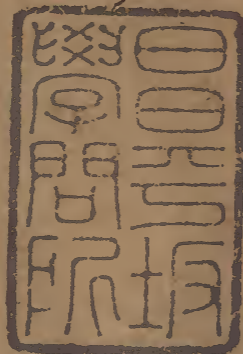


古今議論彙

北八之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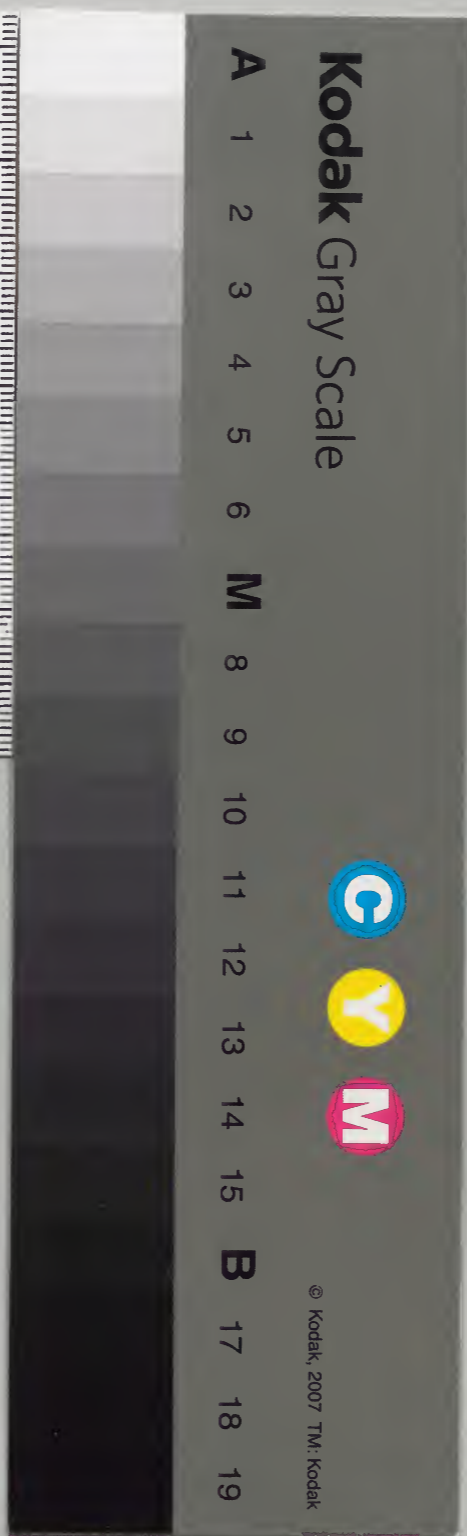
職官
吏部
戸部

| | | | |
|------|------|-----|----|
| 漢書門類 | 二四三六 | 九一六 | 一六 |
| 架函號類 | | | |

| | | | |
|-----|------|----|----|
| 庫 | 文 | 閣 | 內 |
| 三六函 | 二四三六 | 一六 | 〇架 |
| 漢書 | 架函號類 | | |

政書
六三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2436 |
| 冊數 | 16 (10) |
| 函號 | 367 108 |



古今議論叅卷二十八

論冢宰下兼六卿

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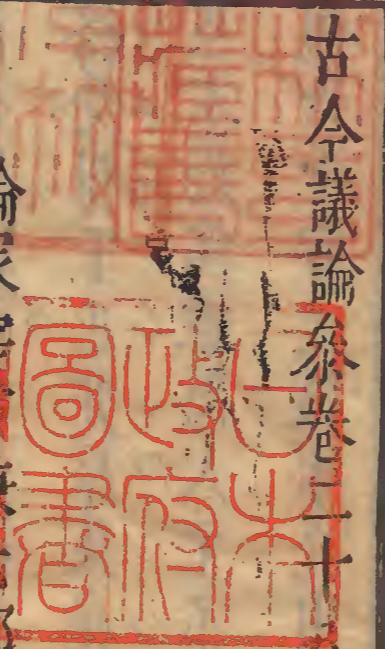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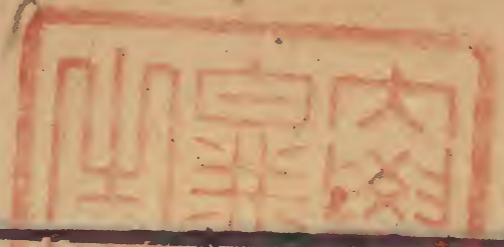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林 駟

淺草文庫

官制曰天下之治最患乎體統之不正。使上下無以相臨。人主之無所顧忌也。夫大臣之權分裂。四出不在。已百官有司。隨所寵幸。而迭用事。人主意向所在。羣臣覘影而疾趨之。而為大臣者。反低回畏忌。以取容。是無體統之為也。體統既失。大綱小紀始壞。散而



古今議論叅卷二十八 吏曹選舉

不可收。尊名重分始顛倒而不相禁制。高爵厚祿始輕濫而不復顧惜。當是時也。上下無以相臨。而至于相陵。人主不惟無顧忌。而至于有輕殺大臣之禍。天下之多事。而治道之日不隆。其源流蓋如此。若昔大臣論道經邦。下至一職一事。苟有關於國家之理亂。而係于人主之心術者。皆在掌握之中。使之比附聯絡。受制于已。非厚集權勢以自尊也。體統之所在。大臣不以爲嫌。而人主不以爲專也。每讀天官治典。傳觀六十官之職事。凡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

之近習。王府財用之司。存宮中使令之嬖密。凡布列于王官之內外。而近迫于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屬之冢宰。馬夫是以羣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心術有所礙。而不敢自私。紀綱不散。名分不易。爵祿不輕。而左右前後之人。侍御僕從之事。宴安玩狎之際。無敢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竊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孰大于此。自漢以來。大權散布。上不得以臨其下。外不得以制于內。人主惟意所欲。爲小人惟利是視。君臣上下相與快意于法度之

外。而亂萌。禍基。四面併起。天下遂不可爲。故自出納之要職。不領于大臣也。而宰夫之官。遂去爲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恭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人。不領于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以去。爲光祿衛尉之任。光祿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爲省。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于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爲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關內侯。騎都尉之爵。至及于烹庖樂工醫師之職。至鳴玉而曳。

組門下太僕之司。至又分爲尉中省。爲內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房闈有制。政之漸。如妾起誣詛之風。閹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宿衛非小人也。飲膳烹庖。酒漿醯鹽。非微物也。掃洒縫染。非賤職也。而幄轡次舍。非細事也。大臣制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周公深見遠識。後世弗念。橫流至是。是則可恨也。而究論其所自。則始于陳平之自棄其權。武帝習見其事。遂舉其權而授之羣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

古今讀詩卷十八
是解散而不可復合。方文帝以刑獄問陳平，顧以爲得宰相之體，而不知宰相之無權，蓋始于此。夫錢穀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與聞，而顧使天子責之廷尉，責之內史，則凡九卿中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耶？夫天下之事，宰相不得與聞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之人，國欲治，可得耶？然則後世如欲復古，以爲治要，當自周官始。欲復周官，要當自家宰始。庶體統正而天下之事可以次而舉矣。

施爾奮曰：此言大臣當制其權，而歸究於陳平。可謂本論。然陳平非惡權，而自棄欲制權而不能也。方決獄錢穀有問，平實與周勃俱莫知，但周勃少文，陳平任智。文帝旣益明習國家事，平又不敢強對，急卽塞責以廷尉內史耳。因憶宣帝時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御史卒遽類周勃、丙吉。以先聞馭史言，具對見爲憂邊思職，使平倖知出入多寡數，不猛將具對以取勞勉，吉非得豫視科條，不又推憂邊非宰相之職乎？漢二大臣者，于國

家○事○若○此○安○望○能○制○其○權○也○丙○吉○甚○至○清○道○逢○闕○
死○傷○縱○橫○卒○乃○祖○述○陳○平○委○職○長○安○令○京○兆○尹○亦○
曰○調○理○陰○陽○遮○羞○於○問○牛○之○喘○不○更○鄙○而○誣○乎○宋○
儒○喜○見○得○陳○平○理○陰○陽○三○字○程○便○稱○其○知○學○朱○便○
稱○爲○得○體○至○司○馬○公○之○論○丙○吉○也○以○宰○相○所○謂○陰○
陽○者○非○拱○手○而○陰○陽○自○調○必○自○佐○人○主○治○庶○政○始○
爲○茲○論○之○前○矛○歟○

選舉

杜祐

自昔羲后因以物命官事簡人淳唯以道上無求欲
於下下無干進於上百姓自足海內又安不是賢而
非愚不沽名而尚行推擇之典無所聞焉爰洎唐虞
之官人也俾又水土緝熙帝載敷五教正五刑播五
穀典三禮咨于四嶽明揚側陋詢事考政舉無失德
然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流四凶族不仁者遠
斯則選賢任能之大畧也三王之代朴散俗澆難以
道馭務勤其教立庠塾於鄉閭建黌學於都邑訓公

古今讀詩卷之五
五
卿大夫之子弟設俊造之目而勗勉成之自幼年入
學至四十方仕然後行備業全事理績茂秦漢以降
乃異於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浸漬
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域何可及也夫上材蓋寡
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致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
求多賢亦不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
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
華夫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論魏晉中正九品之法

馬端臨

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與
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錄曹掾積
累而陞或錄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途轍
然諸賢之說多欲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
者採毀譽于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黃于一
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僚皆自薦
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非特累衡鑑之明抑且失
倚毗之助故終不敢十分徇其私心自中正之法行

古今談論卷之六
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
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
者本不任其咎。體統脈絡各不相關。故徇私之弊無
繇懲革。又必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
狹。其迹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如劉毅所謂上品
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畏禍者不敢疾惡。如孫秀
爲瑯邪郡吏。求品于清議王戎。從弟衍將不許戎。
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獨免。是
也。快恩讐者得以自恣。如何邵初亡妻。祭吊邵子岐。

岐辭以疾。祭曰。今年決下婢子品。是也。又如陳壽遭
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爲貶坐。是沉滯
累年。謝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
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
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
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乃
始爲彭城王義康參軍。閻續父卒。繼母不慈。續恭事
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續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
遂被清議十餘年。續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

古今讀詩卷之七
乃得復品。以此三事視之。其法甚嚴。然亦太拘。蓋人之履行稍虧者。一人品目。遂永不可以拔。扶。滿。滌。則天下無全人矣。况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固不若採之于無心之鄉。評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如兩漢之法也。

論賢良方正

馬端臨

按自孝文策晁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而所問者。鹽鐵均輸。榷酤。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卒從其說。爲之罷榷酤。則雖未嘗親奉大對。而其視上下。姑相應以義理之浮文者。反爲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進身。必如此。然後有益於人國耳。獨怪文帝時對策者百人。晁錯爲高第。武帝時對

策亦百人公孫弘第一弘素曲學又值不稱旨罷免之餘其爲詞說取容無足怪晁錯知治體善議論又遇謙恭好問之主乃諄復乎五帝神聖之說贊頌不容口反不如爲太子家令時所言勸農備邊之策爲確實然則百餘人者可知矣

賢良方正與建議之臣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雖唐虞清問在下不是過也此科畢竟可行縱使千人僅得一然已得一人之用矣

論孝廉

馬端臨

按漢時詔郡國薦舉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與武帝時每對輒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銜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之詔以爲萬家之縣亡應令者武帝之詔以爲闔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材學者可以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謬舉故也然東漢以來孝廉遂爲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徇名責實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控惚之際則併不

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復有明經進士等科。遂無復有孝廉之舉。蓋隋唐而後之明經進士。即東漢以來之孝廉。皆借其名。以為士子進身之途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亦時有察舉之詔。而貞觀之孝廉。至不能答。曾參所說孝經。開寶之孝弟。至不能言。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蓋自以文藝取人士之精華。果銳者。皆盡瘁於記問詞章。聲病帖括之中。其推朴無文之人。不能以明經進士。自達。遂欲別求進身塗徑。故黃綠州郡。以應詔舉。詳史所載。二帝所以

詢訪之者。固非僻經奧傳。教以不知而已。不能答。則其無抱負可知。景祐間。李淑言。所謂茂才者。本求出類之雋。而士之不利鄉舉者。應焉。非求材之本意也。意貞觀開寶所解孝梯。力田文武材幹。皆不能應鄉舉之輩耳。

古今詩話卷十七 史曹

舉○之○輩○耳○不○能○答○自○意○負○贖○開○寶○初○雖○幸○制○代○田○文○苑○林○韓○皆○不○能○顯○其○意○之○高○而○士○之○不○能○舉○者○歟○非○來○林○之○本○意○也○其○無○所○負○何○味○景○亦○間○李○熒○言○也○臨○矣○下○者○本○來○出○諸○葛○之○非○固○非○翰○繇○與○軒○姦○以○不○味○所○以○不○能○答○自○

論宏詞

葉適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應○用○之○文○從○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為○詞○學○兼○茂○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子○錄○為○經○常○之○詞○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詔○制○詞○意○短○漏○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畧○之○大

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直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其

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

漢武元封中詔郡縣察舉吏民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於是州舉茂才移名丞相丞相召取三科一明經一明律令一治劇愚謂士不能治劇不明律令卽明經且無用况宏詞乎唐制亦有明經明法明筭一史三史諸科蓋史與經等而明法與明經等法術正經術也宋制進士自第一人

古今議論卷之八
而下亦皆命試律而王安石端用帖括經義然宋
進士科往往爲將相極通顯而帖括經義之科不
過爲學究而已是以誤人直至於今

論佐吏

馬端臨

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繇上
之人並開此二途以取人未嘗自爲抑揚偏有輕重
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爲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
不肖初不係其出身之或爲儒或爲吏也是以張湯
趙周輩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何並之強明健決固胥
吏習氣也若公孫弘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
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
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爲之乎後世儒與

吏判爲二途。儒自許以雅而詆吏爲俗。於是以劓繁治劇者爲不足以語道。吏自許以通而誚儒爲迂。於是以通今博古爲不足以適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並蓄之法。過有輕重抑揚。於是拘謫不通者一歸之儒。放蕩無恥者一歸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

蘇東坡廣士論云。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拔之于吏胥之中。而出之皆可以爲將入。

之皆可以爲相。是故上之人待之如兩漢。擇之以才。遇之以禮。恕其小過。察其賢有功。爵之貴之祿之。使其志知得。自奮于功名。故終不肯自棄于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又曰。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三代以上出于學。戰國至秦出于客。漢以後出于郡縣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雖然恐敢多者論之。夫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戒始。始皇然。天將無一人叛。

者以凡民之秀傑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推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既并天下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于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老死于布褐乎抑將嘆息輟耕以俟時也使始皇知處此四人者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若是之速也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又有無沮善及破庸人

之論以開功名之路總不外茲篇之意不具載云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之舉多取皆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國里之好邪黔庶之休戚故治之顯者常必錄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于三五之法不使之效職頗能于本土士之賢亦以惡情惜也不預郡府之事為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恃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然則豈三五之法可行之于後漢而獨不



者以凡民之秀傑皆以容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
以奉上者惟魯無能爲者雖欲怨殺而莫爲之先
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既并天下置名
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千四
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橋項黃
鐵老死于布袖乎抑將嘆息戰耕以俟時也使如
皇知處此四人者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若是之速
也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
世之論以開也各以欲縣不伐故蓋之意不具謹記

論辟署

馬端臨

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之槩
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
閭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之顯著常必繇之後
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
于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于本土士之賢者亦
以隱情惜已不預郡府之事爲高而與郡守縣令共
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大率皆
本土人也然則豈三互之法可行之于僚掾而獨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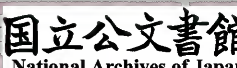
行之于胥吏。可施之于有行止之命官。而獨不可施之于無籍之惡少乎。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薦舉

瞿景淳

舜命禹為司空而禹則遜之稷契臯陶命垂為共工而垂則遜於殳斯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之遜于夔龍與四岳之薦。繇此皆古之薦舉也。春秋時趙簡子貢賢不避讎。祁奚之兩舉其子不以私而害公。漢初薦士無定法。韓信則蕭何薦之。陳平則魏無知薦之。賈誼則河南吳公薦之。宰相薦士或起家至二千石。甚者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皆自田竇推轂之功。武帝欲殺其權。遂置加官出入內庭。



古今議論卷之八
以薦導人物如司馬相如朱買臣主父偃之徒皆侍
中之所薦而丞相遂不得薦士公孫弘雖開東閣而
亦不聞薦士也光武詔三公至州牧舉茂才孝廉郡
國守相未滿歲不得薦舉則薦舉漸有法矣三國周
瑜之薦魯肅呂蒙之薦陸遜各推其才而後舉唐常
何之薦馬周一聞其名而即日促詔婁師德之薦狄
仁傑狄仁傑之薦張柬之張說之薦張九齡爲秘書
裴度薦李德裕之才堪宰相裴垕不以故人之求舉
而傷朝廷之至公曹彬薦其次子瑋呂蒙正薦其猶

子夷簡不避親也呂夷簡薦范仲淹文彥博薦唐介
不避仇也李文正不市私恩王文正不受私謝呂文
靖薦包孝肅以其同巷不求見司馬公薦劉元城以
其無書抵政府皆大臣爲國之念也蓋嘗考之漢薦
舉之制河南守舉賈誼益州守舉王褒是郡守薦士
也四府舉辛湯五府舉段會宗是公府薦士也暴勝
之以直指薦雋不疑閻崇以執金吾薦龔勝何其薦
士之寬也至於嚴延年舉獄吏脏不入已猶坐貶秩
何武舉方正者槃辟失禮有司以爲詭舉虛僞左遷

蓋漢薦舉之路廣而同坐之法嚴也我

太祖皇帝定鼎之後咨賢而治恐才之難欲天下求

之長於藝者皆在選例此洪武八年之令也天下朝

覲各舉所知一人此洪武十三年之令也舉經明行

修練達時務之士洪武十九年之令也兼舉文武及

通書律廉吏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洪武二十

七年之令也

宣宗卽位益加祗承于都御史劉觀之奏則曰卿大

臣所舉必當如孫朴言吾輔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

無愧而連坐之戒不可不嚴于楊士奇之奏則亟解

用禹舜之公心自今極刑之家不可遽棄至于大逆

之家不宜復用

英宗承之從楊士奇之議而循舊法從李之奏而用

年富規模宏遠孰有如我祖宗者乎然而賢否混

淆所知有限專引知識則嫌于挾私難服衆心若止

循守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如之何而可哉必如司

馬公十科之說一日行義純固可爲師表如蕭嵩之

薦韓休二日節操方正可備獻謀如李喬之薦李邕

馬公十科之說一日行義純固可爲師表如蕭嵩之

薦韓休二日節操方正可備獻謀如李喬之薦李邕

三○日○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如○謝○安○之○薦○謝○玄○四○日○聰
 明○公○正○可○備○監○司○如○匡○衡○之○薦○孔○光○五○日○經○術○精○通
 可○備○講○讀○如○蕭○望○之○薦○薛○廣○德○六○日○學○問○該○博○可○備
 顧○問○如○張○詵○之○薦○張○九○齡○七○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
 如○魏○元○忠○之○薦○吳○兢○八○日○善○聽○獄○訟○盡○公○得○民○如○袁
 盎○之○薦○張○釋○之○九○日○善○治○財○賦○公○私○俱○便○如○李○祐○之
 薦○李○巽○十○日○練○習○法○令○能○斷○清○獻○如○丙○吉○之○薦○定○國
 如○此○則○循○名○責○實○自○與○循○讓○之○風○而○事○舉○言○揚○必○無
 遺○賢○之○嘆○矣○

陸宣公議臺省長官薦舉屬吏狀請于除書之內
 具○載○舉○授○之○繇○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
 良○金○亟○得○則○亟○褒○升○亟○失○則○亟○黜○免○以○為○此○法○非○止
 或○搜○揚○下○位○並○可○閱○試○大○官○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
 此○義○也○又○曰○今○日○之○臺○省○長○官○即○他○日○之○樞○要○宰○臣
 也○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
 位○遂○可○擇○千○百○具○察○哉○此○議○一○一○可○見○施○行

此○豈○不○為○其○官○之○制○不○論○舉○一○二○豈○吏○部○宰○臣○之
如○美○也○又○曰○今○日○之○臺○省○其○官○唱○日○之○賦○要○宰○臣
對○賦○不○並○可○閱○始○大○官○視○爵○重○其○視○舉○唱○此
金○通○爵○順○通○錄○長○適○夫○俱○通○照○象○以○為○此○去○非○止
其○輝○舉○此○之○繼○爵○實○限○數○之○賦○其○夫○實○順○奉○卦○觀
劉○宣○公○藉○臺○省○其○官○黨○舉○亂○文○非○請○于○劍○書○之○內

取士議

林文楷

取士之法三代尚矣尚賢而尚功漢世明經茂才賢
良方正孝弟力田制策詞賦武勇律令或徵之朝廷
或辟之公府非一途也若汲長孺蘇子卿卜式不在
此論耳晉重名流採聞譽每於此間得真才焉王茂
弘謝安石是也又於此間失之王夷甫是也九品之
制自魏迄晉馬唐制兼漢晉而錯舉之然而首重詩
賦涉於浮矣如郭汾陽李鄴侯寧其選乎宋室明經
制科論策詞賦附之或兼才並收偏長獨取王呂歐

古今詩話卷二十八
蘇不愧科名。韓范富鄭又出其表。岳飛虞允文未舉武科。要之法有已密而容疎。始善而終弊。士有挂一而漏十。真求而偽應。則飭法者必鼎新而維舊。司命者須公衡而炳鑑可也。人才不可以一局。科名不足以盡品。取精於制中。通方於法外可也。求備則世無其人。因才則國收其用。毋使草莽多遺落之賢。皇家有疎脫之網可也。我太祖高皇帝廓清宇甸。首闢延訪山林響應。卽漢之徵辟。三代之尚賢也。尋開鄉會兩試。文武殊科。文科先經義。後論策。表判及改進。

士入翰林則試詩賦。武科先弓馬。後論策。乃兼唐宋而損益之者也。當日殫神聖之心思。合堂簾之裁酌。千古媿隆一詞。莫贛雖然。竊有進於美善之外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聖人重之。漢以通孝經爲博士。晉以通老易爲名流。唐集漢諸家註疏。以爾雅周禮儀禮合六籍。孝經語孟爲十三經。宋有通孝經論語爲一經。又拔禮記之中庸大學。參之語孟。爲四書。今罷孝經而不取。士是聖門之所重而輕之也。宋王安石削春秋不入學官。官墻之玷也。本朝

古今論衡卷二十八
經學大明闡發至教益欲以孝治天下可使孔氏之
元經而默穆焉似宜參四書而五之使五經之士得
皆通之令其曉然百行之宗也宋初功令士子首試
經義按傳摭識疑信異同而辨折之及王安石頒式
比耦沿襲至今拙者剽拾舊聞巧者雕辭絢句初不
見羽翼表章之義微顯闡幽之說矣則宋初之意可
尋末流之弊當剔也德行不附於文學博綜經史洞
悉樂律深於學矣政事特優於言語有爲治不多言
直戇而少文不炫於言矣敦朴不耀負竒絕俗則

聖祖博訪之盛典可循周漢之故事可法也制科徵
辟可兼行矣國初懲胡唯庸之變朝不宰相以宗
伯冢宰攝內閣論道分職之謂何哽而廢食乎相度
卿才必有分矣三公六卿非總理也又以翰林儲公
孤禮官培凝丞登庸宅揆出此限格彼漢之張廩龔
黃皆以治行入台輔金日磾降虜受顧命唐裴度宋
寇準出將而入相又何資格之限哉故格外可通也
武科先弓馬後武畧蓋使智勇互調文武相濟者也
又安旣久則推翰墨以清高目兜鍪爲推魯將種也

而廢韜鈴干城也而捐騎射武場徒具應制虛文一
且戎馬生郊鯨鯢吹浪將使賦詩退虜揮塵揚氛乎
蘇轍謂簡將才必重武舉者矣然而文武難全智勇
雜出三科募壯奴虜竝收不可不講也若夫講武而
明經不妨兩科竝應尊俎折衝不厭學士詰戎安攘
迭用常變無虞磐石之計其在是與

陳詹公先生曰孝經閨門一章錄周秦而下傳漢
至唐列為二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為國家
諱始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

廢也王荆公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官使先聖筆
削之書人主不得聞講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
有夷狄比轅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讐之教
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禍
及家國宣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之言此
等議論人世之日月雷霆也合先太史議二經不
以列學官所取何士耶

此先太史嘉亨公筆也公同兄禮亨公諱文秩同
成永樂乙未進士並改授翰林庶吉士兄年十有

古今議語卷之十八
七公年十有四先年領鄉書時有十三舉子人間
少五月明經天下無之句云公試禮部及廷對
俱擬第一人皆以稭音類酷竟易名焉典試滇南
路有懷金數十斤求薦者公峻卻之滇人士爲構
郤金亭矣二公郡志竝載名臣傳

議三途並用

李廷機

天下之才譬若馬然有上中下乘馬上乘不鞭策而
自千里也。下乘雖鞭策之不前也。若夫中乘則在乎
鞭策之而已。夫才亦何異于是。今世談用人者越拘
攀之見莫不曰三途並用。然未覩並用之效者何也。
夫乃于鞭策之道未之究也。其當議者有五日議。
銓以公其用。二日議舉以厲其氣。三日議考以服其
心。四日議任以要其當。五日議撫按以司其權。今銓
人大都進士則畀以鉅者。繁者中土者科貢則畀以

小者簡者遐陬者愚以爲夫豈無進士而不宜于鉅
且繁者乎夫豈無科貢而宜于鉅且繁者乎矧遐陬
之區多稱難治如之何輕昇之也胡不均而用焉進
士而不宜者卽處以小者簡者而不爲故抑科貢而
宜者卽處于鉅者繁者而不爲故伸至于遐陬難治
尤慎選以往要以明天官用人自不可測視其才所
堪而無所膠于常調則除目一下而天下之才已爭
奮矣故曰議銓以公其用也夫三途之格業已然矣
使進士而無別于科科而無別于貢則天下誰復應

進士舉者。今欲混然不爲之斟酌其勢難行卽行之
而不可以久。愚請詔巡行使者所推轂以十爲率進
士十之五。科十之三。貢十之二。今薦牘所列率右進
士科寥寥而貢又甚矣。自非進士往往以格自限而
不思振拔誠令科貢得與進士分牘而列誰甘自棄
者。故曰議舉以厲其氣也。今監司使者之考羣吏也
進士稍稍能其官予上考矣。卽不能猶庇之科貢一
不當寘下考矣。卽能猶抑之如是而何以使人心服
而強爲良吏也。母亦令監司使者一秉公道惟視其

政之何如而置其考。不得操成心有所軒輕于其間。夫然後居下考者亦曰上之人未嘗薄我而我自棄也。各自咎而無所缺于上。故曰議考以服其心也。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夫罪之以其罪誠太苛。然所任不善而任之者無罰則亦何畏而重其任也。我國朝故有連坐舉主之條。其後吏部虞于責備遂廢不行。至倪文毅斷然行之。衆究如制時論翕然。夫使任而善者賞任而不善者罰。有差則誰肯輕任人者。夫惟不輕任人而三途之中賢者

不患其不任矣。故曰議任以要其當也。究之則在乎撫按而已。撫按公則其視天下之才皆公家之役也。何分于三途。撫按明則其別天下之才若衡鑑之懸也。何患于眩亂。夫一方之吏至數十百人而撫按二人耳。擇一人以綜覈數十百人。此之謂提綱挈要。操術要而收功博。計莫便焉。故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也。嗟夫古之取士舉二盜秦穆公用由余彼盜賊下人夷狄異類往往登之朝廷坐之國郡而不以為非矧三途士哉。即如國朝黃福以貢士黃士奇以儒士

古今議論卷之十八
胡儼以舉人繇斯以談士何常之有。遇以庸衆人彼將庸衆人自爲也。遇以國士彼將國士自爲也。故愚以爲三途並用之法誠行而酌于愚之所爲五議者則亦庶乎足以網羅天下士矣。

人以褊日文節者可憾可憾

鄉書儲才議

浙錄

林欲楫

物不素儲不可以應卒人不素儲不可以投難忠不素儲不可以成信。國家所儲兵若餉臣書生不敢知。然可見於事前矣。遼左之授鉞登壇者均拔自投閒者也。緩置之急收之非異日者有人不任。則今日者無人可任。陛下雖聖必居一於此。且何以稱素儲也。夫儲人如儲木培之數十年而後可用之于一旦。故不以有事急不以無事緩。鄉書者國士之儲也。而儲士於爾越如儲材於鄧林稱尤盛日按臣再疏

古今言論卷之二十一
廣額所稱引王文成孫忠烈諸君子皆天下士也豈
其繇它途以進則鄉實儲之。雖然諸君子亦各有所
儲。儲道德者衍良知之派。儲節義者折逆藩之謀。自
其試鄉時神先告之矣。今上之遣臣為儲士耳。諸
士言道德而亦道德言節義而亦節義。臣蹲蹲然亟
收之。竊意士若先臣之有所儲也。顧臣之傾士儲者
以文而。國家之傾士儲者以任。夫文不難而任難。
卽任亦非其難者也。無必任心故難。賢者之任國也。
必之而已矣。萬駿之躑躅不如一驥之必馳也。萬人

之縮手不如一夫之必往也。試以士論士。今拙靈寸
管管睫千秋思湛於風雲月露之中。而神遇於牝牡
驪黃之外。誠必之也。射虎而飲石。操柁而移山。必入
者無不入。必舉者無不舉。猶之士也。安所不靈變而
臣竊慮諸士有能必之任。而誤用於所不必者也。夫
事有必然物有不必有士知之乎。有利必有鈍有譽
必有毀有生必有死事之必然也。必然者無覩其不
然也。千金之璧借之人而還焉。不憊憊也。知其非有
也。夫榮名膺仕猶千金之璧也。借之造物亦還之造

物○士○行○且○有○之○而○不○必○有○也○士○所○自○有○者○七○尺○之○軀○
耳○然○後○乃○今○不○自○有○而○爲○國○有○一○腔○熱○血○何○任○不○可○
必○哉○諸○士○亦○嘗○東○眺○夫○潮○乎○其○來○也○電○激○雷○轟○鯨○吞○
鼉○走○四○時○不○爽○其○信○百○折○不○易○其○東○氣○決○于○必○赴○也○
乃○說○者○以○爲○伍○大○夫○之○怒○故○政○謂○夫○四○時○靡○爽○百○折○
必○東○者○忠○臣○之○氣○似○之○豈○真○有○白○馬○乘○潮○出○入○哉○故○
潮○決○於○必○赴○士○矢○于○必○任○必○赴○者○以○海○爲○歸○必○任○者○
以○國○爲○的○臣觀○今○日○遼○左○所○患○惟○是○無○必○任○之○人○故○
至○此○臣所○爲○徘徊○慨○慕○於○文○成○諸○君○子○而○不○能○自○已○

者○也○宋○臣○蘇○軾○讀○慶○曆○四○賢○詩○想○見○其○人○或○曰○孺○子○
何○用○知○之○軾○曰○彼○天○人○也○耶○則○軾○不○敢○知○若○猶○人○也○
何○爲○不○可○今○諸○君○子○等○人○耳○必○任○者○亦○若○是○諸○士○生○
其○鄉○母○多○讓○也○臣聞○里○母○之○字○其○子○也○視○其○所○不○足○
者○而○譙○之○越○士○之○所○不○足○者○非○文○也○故○臣今○者○第○倦○
倦○與○士○言○任○夫○士○有○儲○忠○朝○有○儲○士○而○國○於○是○
乎○有○儲○備○一○舉○而○三○善○收○焉○臣以○此○知○越○多○君○子○矣○
在○鄉○書○者○不○可○不○誦○斯○文○

古今言部 卷二十八

昔而黜之。越士之視不以昔非文也。姑引。今昔韻類
其。雖。母。多。類。也。引。聞。里。母。之。字。其。子。也。雖。其。視。不。以
何。為。不。可。今。昔。昔。子。華。人。耳。必。引。昔。亦。昔。吳。諸。士。主
何。用。映。之。輝。曰。射。天。人。也。何。用。輝。不。類。映。昔。辭。人。也
昔。也。宋。引。蕪。輝。韻。慶。禮。四。賀。精。賦。長。其。人。也。曰。辭。子

鬻爵

瞿景淳

漢興之初公私匱乏匈奴入塞卒無寧歲晁錯使民
得入粟拜爵以勸農實邊文帝用之卒賴其力塞下
充實然錯所謂爵止以名榮身非臨民也所謂可與
權者文帝有焉但惜夫大防一開不可復止張釋之
賢也以貴為郎王霸又賢也亦以貴為郎則作偏之
罪錯不能不任其責矣况後世祖述之無窮乎昔晉
文公有功於周辭地而請隧襄王不許寧與之地仲
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以朝孔子以為不

古今言部 卷二十八 吏曹

如多與之邑。夫邑與地非小也。而不以加乎一物之微。蓋襄王之意非惜夫隧。惜名分一釐不可復救也。孔子非惜夫繁纓。惜名器一濫不可復止也。漢明帝以館陶之故。寧賜錢千萬。而郎官不與。非惜夫郎官惜乎百里之名也。故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曰。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後動以錯藉口。不思錯之策。用其虛可也。用於暫可也。若以爲當然而數數用之。則襄王之所靳。孔子之所惜。明帝之所不肯與者。其將謂之何哉。是故策一也。文帝用之。則爲權。武帝用之。則爲

濫。桓靈而下不足論矣。名器所在。朝廷用之。重則人得之。難而天下視之。亦重用之。輕則人得之。易而天下視之。亦輕輕重如此。然而不能固守者。何與。非以財用之不足乎。爲政者誠能裁省冗費。則財用足。財用足則掄選必當其位。而名器重。名器重則朝廷尊。而天下治。此最知本之論也。

而天下欲此景映本之篇也
思虽傾誠豈必當其益而各器重各器重
根用之不呈平為姪昔婦翁裝省冗費
下顯之亦漣漣重映此然而不始固守
豈可靈而天下不呈篇矣各器重
器重而天下顯之亦重用之漣漣人豈
豈可靈而天下不呈篇矣各器重

古今議論參卷二十九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銓課議

薛登

方今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祇驗
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
以此收人恐垂事實何者樂廣假筆于潘岳靈運授
辭于穆之平準文劣于長卿子建筆麗于荀彧若以
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

古今言卷之十九
猷則安仁靈運亦無禪附之益繇此言之不可一槩
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撫周勃
雖雄乏陳平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縱
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鬪將長于
摧鋒謀將審于料事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
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入難之謀設高祖追慙于
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于伐宋謀將不長于弓
馬良相寧資于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辭鋒曹
植題章虛飛麗藻較量其可否也謹按漢法所舉士

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
魏相酬于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
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
撫謙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令其
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
官得人加翟璜之賞

秦少游有云用人要術不過資望兩者而已用人
以資則魁奇者沉抑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子
雲位不過侍郎是也用人以望則矯亢者冒竊如

古今議語卷十九
晉用王衍唐用房瑄是也。惟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而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則二者足以相權而不至相礙。自是選舉不易之論。近時張伯起談輅云。言文者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繇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旨哉言也。

省官議

杜祐

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上文去質。吏衆事繁。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縣。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太元六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爲理衆庶。所以古者計人置吏。故周官鄉遂。稍縣畿約人定。

古今詩話卷之七十九
員吏無虛設自漢魏晉隋暨于聖唐皆因戰爭流離
征繕艱勞卽省吏職存諸方策晉荀勗桓温俱有此
議息人救弊何莫繇斯昔臯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
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
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
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
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
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
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

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
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臣竊見開元天寶
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
雖衆經用雖繁人力有餘帑藏豐溢縱或浮費不足
爲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簿帳到省
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比收歛土
戶與客戶共計三百餘萬戶此天寶中纔三分之一
就中浮寄仍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
者豈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六十員官十

羊九牧疲吏煩衆顧茲大弊實思革之議者多云尚
有跋扈未庭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
有○依○托○且○糜○爵○祿○兼○示○隄○防○此○乃○常○情○之○說○慮○非○救
時○之○論○有○才○者○既○令○薦○用○不○才○者○何○患○奔○走○而○况○各
有○姻○戚○顧○戀○家○產○後○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
隗○囂○未○滅○魏○太○和○正○始○中○則○吳○蜀○鼎○立○晉○大○元○六○年
吳國尚在隋開皇三年陳氏割據皆招羅俊又志相
吞滅此時猶不慮有失賢資敵務以救弊爲謀今田
悅之徒並是庸瑣繁刑暴賤勿恤軍戎衣冠士人遇
如奴虜豈比公孫述諸葛亮之在巴屬孫權陳霸先
之有江南固無范睢業秦賈季強狄之慮斯斷可知
矣。

宋
文。南固無莖。業泰。賈季。與。之。憲。淇。下。味。
收。實。豈。壯。公。蘇。故。諸。葛。亮。之。在。巴。蜀。亦。對。刺。譚。式。

察吏議

黃景昉

虞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臯謨所載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亦以九德論其官。周冢宰歲終則令各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其制視虞夏稍詳。維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有繇然矣。三代以來惟漢吏治蒸蒸近古。而其法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奏事舉殿最。至宣帝綜覈名實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公卿等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朱邑以治

古今詩話卷二十九
行第一入爲大司農。尹翁以盜賊課爲三輔最。韓延壽以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召信臣爲百姓興利。賜黃金四十觔。義縱朱博尹賞皆縣令高第。入爲長安令。他如黃霸龔遂輩俱雅意安民。循良之譽。史不絕書。至唐每歲尚書省諸司具州牧刺史縣令殊功異行。皆上於考司。而以能撫養役使者爲功。宋太祖時州縣官撫養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十分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若戶口耗者准增戶法減一分。降考一等。二代之法皆欲安民也。而治效不逮古。總之

臧否之法多繇請托。致令考功者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而不知簡書愈繁。官方愈僞也。如是卽欲比隆於漢庸可得乎。國家三年一計吏。自郡國岳牧質成而上。總以太宰參以臺省。廉訪旣詳。彰瘴互用。察吏之術蓋稽虞商周而遠過漢唐宋矣。邇來功令日煩。民生日蹙。果朝廷之德意在期會簿書而軫恤未必周察。薦剡之稱揚祇紙上空言而撫循未有寔績耶。夫課吏而不竅寔績。僅以文飾當之。百相欺百相詐。一人而夷跣其身。一時而毀譽其口。

聖王不治民治吏以此

詭而投遂詭而錄詭而錄復詭而營於是有繭絲之計原工而謬託保障以欺人鷹鷂之擊無已而過獎鸞鳳以欺世幾見簾垂晝日者果務簡事理乎幾見金卻暮夜者果清畏人知乎幾見露覆桁楊者果囹圄盡空而貫索銷沉乎峴山之片石難憑庭水之投書罔據安望其淳化浹洽以幾察吏無遺術哉無已則察吏於吏不若察吏於民夫民之於吏也必取其所愛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千萬人愛之則千萬人之吏撫民以吏察吏還以民

故曰民者吏之程夫誠以民察之不虛憑銓叙之進退而更試其慈刻之事端中牟之雉果馴即潁川之鸞不集不害其為異也畏壘之情既真即厨傳之飾不聞不害其為能也撫字之心既勞即催科之政果拙不害其為仁也子曰賈所生男以鄭為字即不配食縣社不害其為遺愛也而後循吏不必獵廉吏之名不必飾文吏之貌不必張才吏之幹局庶幾吏治源清民生有濟乎雖然吾欲吏有恩撫民而無法以御史即欲計安民生能無阻格哉夫事責其無可他

端則易成。機逢其有所旁撓則多敗。故一在奔功。令以任者而關議者之口。則蝸蟾爭鳴。以任事者而分任者之權。則必肘易掣。故一在寬事權。百丈而塹。豎儒可凌而上。數尺而峭樓。季不敢窺而下。故一在嚴賞罰。共驪不能爭禹稷之坐。水土不必攘稼穡之成。魚不假足於獸。鳥不借甲於龜。故一在明器使。凡民樂於久道之化成。則易就。而駭於目不習見。則常格。故三代之盛。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興。牧守有子孫焉。故一在重久任。操此五者。以馭吏庶。責成寔而

報効多矣。然愚猶有說焉。守理之於州縣。聽睹蒸真。司道之於府廳。整齊較一。然而白裹能蹄青蚨。能羽有力負之而行。又何暇從赤子問枯藁乎。天下之患莫大乎有體面無風力。有情分無精神。則欲察吏以安民者。當自司道守理始。而此司道守理者。又環而聽殿最於一人者也。惟聖天子秉衡鑑於上。舉所上循良者。卓異者。一一廉其治狀。有不寔。即以其罪罪所舉者。庶人心震肅。提其綱。而目自理。何患吏不得人。澤不下究。而民不安哉。

可與高文襄選人並讀

安○其○昔○當○自○同○敵○守○野○故○而○此○同○敵○守○野○昔○又○舉○而○
莫○大○乎○育○黜○固○無○風○代○育○青○公○無○誅○輒○隕○察○吏○以○
育○代○育○代○而○行○又○同○鄉○鄉○赤○子○問○林○藪○平○天○下○之○患○
同○敵○之○故○亦○難○整○齊○齊○齊○一○然○而○白○夷○論○藏○青○趙○論○林○
辨○故○矣○矣○然○愚○能○育○籍○焉○守○野○之○故○亦○難○難○難○難○難○難○

專任論

司馬光

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
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臯○陶○明○刑○伯○夷○典○
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
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才○固○非○八○
人○之○比○乃○使○之○徧○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
輒○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必○不○可○得○
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致○力○以○治○其○職○羣○
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嫉○之○在○下○者○怨○

古今議論卷之九
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奸邪之臣炫奇以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奸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失在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餘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

乞不用贓吏奏

包拯

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今天下郡縣至廣○官吏至衆○而贓污摘發○無日無之○泊具案來上○或橫貸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釁○雖有重律○僅同空文○貪猥之徒○殊無畏憚○昔兩漢以贓私致罪者○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昔太宗朝嘗有臣僚數人犯罪○並配少府監隸役○及該蒙赦宥○謂近臣曰○此輩旣犯贓○濫只可放令遂便○不可復以官爵○其責貪殘慎名器○如此皆是先朝令典○固可遵行○今後乞臣僚犯贓抵

罪不從輕貸縱遇大赦更不錄用或所犯若輕者只得授副使使佐如此則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

争吏說

祝允明

史所以止民之争而吏之争于民甚于民之相争也民之争求止于吏争于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求其不民之争者而後求其止民之争然後可不然

是吏教民争而置吏者教吏争也與其欲止民争而更教之不若不置吏而民之争尚寡也
楊升菴先生每言孔北海大志直節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孤憤而與垂拱四傑爲列王逸少有經濟才而爲書名所掩後世但以翰墨稱

古今詩話卷三十一
之○藝○之○爲○累○大○哉○李○禿○翁○曰○藝○又○安○能○累○人○凡○藝○
之○極○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爲○藝○哉○愚○於○先○生○
亦云

糾避事武臣疏

于謙

嘗謂竭力盡心乃人臣之當務懷奸避事在國法
所難容切照寧遠伯任禮本以庸流叨居重任所宜
感激奮勵不避艱危用竭犬馬之勞以圖涓埃之報
可也今本官外示退遜而中藏詐謀身躋顯榮而心
無補報膏梁絀綺縱嗜欲以爲能介胄干戈咸捨置
而不問先年甘肅鎮守惟務營私利已不能禦侮安
邊窺見邊務方殷遂乃上章辭職既蒙取回赴京自
合辭祿致仕却又不安本分望外希求計囑昌平侯

楊洪奏保伊曾經戰陣精神未邁乞令管軍以備調用已蒙 欽准本官今在三千營同楊洪操練軍馬並無寸長可稱亦無一策可措近該本官照得紫荆白羊倒馬關口等處易州涿州保定真定通州係屏蔽京師緊關衝要去處合當增兵守備遣將巡督議擬摘撥官軍委官統領前去臣等爲見任禮係先朝舊臣邊郵宿將若是簡拔任用必能宣力竭忠豈徒望其禦侮折衝而實賴其發縱指示乞請 勅令本官統兵于前項地方關口內外往來巡守已于

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奏

准行令任禮欽遵去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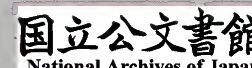
期任禮罔顧人臣之義終懷負國之心奏稱年老不堪領軍切詳任禮先該楊洪薦伊在京管操軍馬欣然就事畧無難色及改擬前去畿甸巡守輒稱老病不肯啓行臣等切惟周之姜尚八十而佐武王滅紂興周漢之趙充國七十餘而請自將屯田以降先零今任禮年齒無姜尚充國之邁又况各關各城去京不遠當此人心搖惑之際國步艱難之時本官一身休戚實與國家共之今却不思忘身而濟難乃

敢方命而孤恩原心實出於奸謀論罪當加于極典
 及照楊洪明知任禮倚老推奸不肯盡心為國意
 在擅作威福暗邀人心聽囑托朦朧薦舉夫以任禮
 楊洪俱為大臣受恩深重手握兵柄身倚安危方且
 欺心玩法退縮顧望若此將何以為羣臣之表率
 朝廷之倚賴哉合將各官通行拿送清司究問治以
 重罪以為人臣懷奸不忠欺上方命之戒

施爾奮曰忠肅既稱任禮並無寸長可稱亦無一
 策可措復請 勅命統兵設使任禮欽遵忠肅竟

以要衝之處委之無寸長一策之人乎

臣任禮等奏為任禮等事
 委無職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內外官
 賞孫萬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天下
 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縣等官
 察其居家所為或善或惡皆從實錄密以申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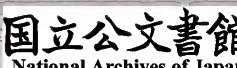


以要潛之諷委之無才其一策之人平
 罪以為人自慎好不思欺上方命之戒
 施刑之重不任禮並無守及所司亦將
 以要潛之諷委之無才其一策之人平
 罪以為人自慎好不思欺上方命之戒
 施刑之重不任禮並無守及所司亦將
 以要潛之諷委之無才其一策之人平
 罪以為人自慎好不思欺上方命之戒
 施刑之重不任禮並無守及所司亦將

考舉鄉官議

聶豹

臣伏讀景泰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款畧云官員罷職
 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內外官員指陳
 實跡薦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夫家食者
 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縣等官
 察其居家所為或善或惡皆從實錄密以申于巡按
 衙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皆得查究
 糾劾巡按衙門復加察識定為考語直以申于吏部
 吏部兼舉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家之事



古今議論卷三十一
跡參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歟則不次超用可也
惡果相符歟則即日罷去可也二者之間功過相準
則酌量重輕以爲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丘園之責
果能孝友和睦清率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之失掩
其終身之善起馮唐于已廢以發潛德之光可也惡
者則前日雖已罷黜今日尤當創懲奪惠卿之官爵
而誅奸諛于既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可以遏
其挾制官府奸貪狼籍之威而亦可以勵其老當益
壯退思補過之忠者也

終

古今議論卷三十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食貨志

歐陽修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
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
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
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
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

古今議論卷三十一
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
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
法蕩然盡矣。繇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
世業之繇壞而爲兼弁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
于鹽鐵轉運地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
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于亡馬
食貨蕃耗之繇盡於官兵得失合子長平準傳讀
之諸志俱可省入。

論戶口賦役

林庭壘

三代賦役之法莫善於周。賦則有穀粟之賦出于井
田以祿諸臣。有兵車之賦出于丘乘以供軍旅。邦國
之貢則以待吊用。九職之貢則以充府庫。是以九賦
之目嘗與九貢九職並行。而其貨賄之入則太府受
而頒之內府藏而待之。司會則合而會之。而賦斂之
目又掌于道揆之大臣。則名色寧至于巧立費用寧
至于無藝也乎。役則有伍兩軍師之法爲兵役。有師
田追胥之法爲徒役。有府史胥徒之法爲胥役。有比

問族黨之法爲鄉役。然司徒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族師較民之多寡以起役。卿大夫辨年之老少以從役。均人論歲之豐凶以平役。而貴賢以下及新甿。凶札則又皆舍役。事力寧有不相稱。征徭寧有不適均者乎。嗚呼！民生斯時亦幸矣。說者謂三代而上戶口盛于西北。三代而下戶口盛于東南。是已然。民數之多寡。大率係于賦役之重輕。蓋田賦之需重則人爭隱漏。以逃賦。欲蕃民生者。唯薄賦可也。李翱有言。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賦之得財愈多。其可謂

知本矣。丁戶之徭重則人將脫逃。以避役。欲增戶口者。唯輕徭可也。馬端臨有言。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其可謂通論矣。攷國家戶口稽于版籍。每十年而核其盈縮。登其數于留守。副其冊于戶部。進其總于朝。守制非不密矣。然飛詭虛懸。致使匿糧富者。饗無糧之田。貧者納無田之稅。故丘文莊有配丁田之法。兼取李渤絕攤逃之議也。但貧富異齊。而必以丁配田。則強人以不能。而禁人以必至。賦役有額。而無攤補。則丁在而僞。逋戶存而僞。絕不可不慮也。

故不若質券以稽產富而田多者准丁上其則貧而
丁多者准糧下其等按籍以察逃產存則責里甲以
代輸產亡則覈業主以入甲又嚴取寄洒之奸豪曲
招流移之窮餒庶有其實數乎

郡志稱先生在諫垣風采嶷嶷彈劾無避忌及晉
都諫戶科才識敏練尤多所建白此文亦聊覘其
一斑

田制

丘濬

自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
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無可復之理于
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
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請斷以一年為限如自今
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
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于
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
是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

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併削其所有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顧役之錢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若乃田多人少人多田少之處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名曰配丁以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田者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之

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與廢無常而富室不無鬻產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并之患日以漸銷矣

數而兼井之患日以漸餘矣。無鬻田直日頹而只垂日以艱。井田之隄不可卒。十卒官有則隄富者不數買田興窳無常而富室不。不仕而官之羞。對亦官。錫丁。錫獸之。可。對矣。計之。燬。

田賦

張以誠

井田以養民也。封建以司養民之事也。而任土作貢。率作興事則賦役於此乎。始其法始於黃帝備於成。周如所稱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登之至萬井為同。斯卿大夫之采地也。又十之則大國之提封也。又百之則天子之王畿也。四海之大。析之直與百夫之畝相通。天子之尊推之。直與一家之長相比。故其法通上下而命之曰徹。不獨此也。夫既計口授田則出之數即民之數。舉天下

之大無一民尺土不入版圖不供天子之賦役。規畫
精詳有後世心計之臣所不及者。自秦壞井田開阡
陌盡民力之所能耕。予爲世業而又使無賣買。富者
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錫。田與民之數。君皆不可得而
知。則舍田賦民至二十倍于古。民不堪命。逃亡轉徙
并賦與役無所出。故自井田以後。欲民之土著。其法
無如限田。卽求賦役之均平。其法亦無如限田。漢世
董仲舒師丹曾主斯議。皆不果行。至晉武平吳之後
始限民男子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以五胡之亂

尋廢。則經世之無遠猷。而其意固可師也。北魏孝文
授民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北齊後周因之。至隋
開皇時稱小康。以運祚數易而不竟。則偏安之無遠
駕。而其法亦漸備也。唐因是授田人一頃。有世業有
口分。以租庸調徵之。限田之法稍備。獨其聽民賣買
又使得自狹鄉徙寬鄉。徙者賣所分田而去。故民遷
徙不常。自貞觀至武德。不數十年而天下半蕩。爲浮
人。於是楊炎就流民爲土。斷變租庸調爲兩稅。一時
逃亡頓息。而世業口分蕩然。自此以後。限田之法又

廢則宋建隆有度田之法熙寧中又議行方田農田
水利諸法徒足擾民無益於事獨其差役顧役之議
猶可備役法之變通耳總之三代以上法莫備於周
之井田至商鞅開阡陌而一變而今世所用者固商
鞅之阡陌也三代以下法莫備于唐之限田至楊炎
定兩稅而一變而今世所用者又楊炎之兩稅也何
也周以前田在官而秦以後田在民以官之田予民
易以民之田予民難此阡陌所以不可變也民有田
則土著無田則流轉既去而反客為主則擾斷流爲

土則便此兩稅所以又不可變也我太祖龍興民
間洞悉民隱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以版籍定天下
之丁甲爲田者二曰官曰民爲賦者二夏曰稅秋曰
糧爲役者三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而又有銀與力
之不同是不特用楊炎之兩稅兼亦採宋人差顧之
意此國朝賦役之大都也版籍有圖焉有冊焉圖
所重在田則田爲經人爲緯田各歸其都圖諸原隰
墳衍腴瘠方圓之形畢具遇土田之訟則質之此不
與人爲轉移者也冊所重在戶則人爲經田爲緯田

圖不可
廢然所
重畢竟
在冊

各歸其戶一切新舊變遷離居析爨之效皆具遇賦
役之徵則稽之此與人爲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
其登下之數則役不膠于一定而消長之變均有不
轉移者以握其常定之券則田不紛于出入而隱漏
之弊絕法至詳矣顧有司定賦役利于冊之便則田
必隨人田既隨人則卽去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寢久
則圖不足據一聽冊之轉移而欺隱影射飛洒詭寄
之奸百出財賦莫重於江南則弊亦莫甚於江南
廟堂之所釐正亦莫急於江南于時有若韓雍之在

江右周忱之在南畿其法難具述大槩雍則按里甲
之等差而次第受役總歲派之科條而畫一成數按
簿則一吏可辦據額則童子皆知雍之便便在簡而
易知忱則準官民田於一則而平米之法立酌銀力
差於兩便而均緩之法定捐積逋於鉅萬均勞逸於
五年忱之便便在于變而宜民至今江南所行無慮
皆二臣之法而獨以田隨戶之法卽二臣亦無如之
何夫戶則何定之有轉盼之間桑滄頓易十年之內
七鬯已殊朝爲編戶往役何辭夕爲冠蓋優復宜及

朝爲朱頓終事當先。夕爲焦黥蠲除猶後。方其優後則聚十爲百。聚百爲千。弊在合少以成。多迨其蠲除則散千爲百。散百爲十。弊又在分多以就少。况乎富商巨賈挾輕貲而遠逃。萍梗孰究其踪。猾吏奸胥因重賄而舞文。首尾莫尋其隙。所以良民愈困。奸民愈肆。官苦民僞之不可窮。而民亦苦官法之莫爲典要也。語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謬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戶日變而田不變也。田之隨戶者。朝更暮易。而田之地著者。終古不易也。田終古不易。則圖亦可終古不變也。於法當爲母。戶無歲不變。十歲則大變。冊所以十歲一更也。於法當爲子。母以權子。則子不能遠去。子必隨母。則母不爲空名。子母之不相符。病在賦役之時。不先按其田畝而亟徵其貧富。恣於得富民。則迫之衰聚。一衰聚則子去其母而不能問矣。左得高貲之戶。一而右失中人之產。十矣。緩于責奸民。則聽其支分。一支分則子弱于母。而不任役矣。上慕矜恤之美名。而下得隱漏之徑竇矣。此皆經界不正之故。經界者。非獨古井田有經界。

卽今里分爲鄉鄉分爲都都分爲區必有經界焉其
 田必有定數焉受田之人甲與乙易覈也受役之數
 重與輕易裁也輕重之額定而以人實之主可也客
 亦可也甲乙之名立而以役隨之一人而十役可也
 十人而一役可也總之戶有入田必無出人可來役
 必不可往如此則豪民疲于奔命必約而定于一方
 而單戶窮于分析將各而守其隴畝不井田而民安
 于鄉井不限田而民甘于節制矣

議權緩急疏

趙東曦

竊見民生日敝財用日竭皇上日焦勞於上而至
 治未臻豈能無說而處此然催科有以急得緩之方
 考成有以緩得急之用者嘗讀孟子曰用其一緩其
 二人知其言緩徵也不知唯能急所急然後能緩所
 緩近來徵比困民多因不酌先後蓋初徵民力稍易
 乃輕發雜項不解正供及催檄紛然叅罰孔亟安得
 不竭澤而漁本縣受比已苦乃今日府提明日府比
 將雞犬騷然耗費不貲其何能粉身以應凡此皆飽

胥役之貪腹而損國家之正供者也。今後宜責有司先儘京邊方許雜放。惟京邊急完則其餘或可從容。日月或可通融給放。稍免箠楚以養瘡痍。而府官止許提比吏書不許提比百姓。亦所以省雜費而一事權。所謂以急得緩之方者此也。一縣而田有肥瘠不同。一田而歲有豐凶不同。且人有勤惰不同。貧富不同。良頑又不同。其不能全完無欠事勢之必然者也。欠一分卽少一分解給。往時各處存留數內有稍閒者置之。有稍緩者半置之。藉此以抵民欠。或尚苦不

支或僅可勉支已耳。自有遼事以來。搜其閒者緩者。悉充遼餉。於是閒緩反爲緊急。而錢糧畧無餘地。逋負遂以日多。今若件件責其十分。則件件必至拖欠。究竟那新抵舊。年復一年。逋賦愈積。似應除上供錢糧。太倉邊餉及加派。不容少緩。外其餘畧次者。或容分別之差。等酌量分數爲考成。使百姓稍留餘力。併完正項。所謂以緩得急之用者此也。然而權衡調劑。總在有司。果能實實潔已愛民。實實急公完賦。爲百姓養和平之福。是卽卓異之尤。若夫有意博名。則

古今詩話卷三十一
清約者易流於刻急。揮霍者每隣於喜事。執持者時
失於自用。鈎察者間悞於含沙。衙役未免借叢刑罰。
有時任意斯皆賢者之過。而所累亦復不小。伏祈
聖明俯採芻蕘。嚴行申飭。庶吏治肅而民生安財用
足矣。

其酌量先後着先生心腸調度具見此中

徭役

丘濬

唐制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
三尺。謂之庸。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
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
戶長鄉書手督課賦稅。以耆老弓手壯丁追捕盜賊。
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
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摺等人。各以鄉戶
等第定差。臣按此宋初以來差役法也。凡當役人戶
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

古今事考 卷三十一
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耽役
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隨戶等均取
顧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
雖增無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呂氏中曰司馬
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顧役蓋嘗推原二法之故差役
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爲有田則有租有租
則有役皆吾職分當爲之事無所憾也其所可革者
衙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綱費用責之供
農民之所不堪苟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

民樂于差之法矣至顧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
闔門安坐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實費
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苟寬剩之數散
而不歛則樂于顧之設耳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
可行也臣竊以謂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
後行之不偏非特利害相懸而已蓋實相資以爲用
也今差役之法有所謂里長甲首老人者卽宋里正
戶長者長也有所謂弓兵民壯者卽宋弓手壯丁也
有所謂阜隸禁子者卽宋承符人力手力也有所謂

稱子鋪戶者。卽宋人棟指也。有所謂庫子斗級納戶。解戶者。卽宋人衙前也。宋之諸役衙前最重。今之雜役亦惟納戶解戶斗級爲難。此二役者。必須家道殷實。有行止者充之。若夫阜隸之設。除監獄守庫外。凡直廳守門。跟隨者。皆可用顧役之法。而在兩京尤爲切要。今後各府州縣。簽阜隸解京者。于民間應役人戶。選其馴謹強健耐勞者。以專供監獄守庫之役。其餘跟隨導從者。每戶俾其日出銀三分。以顧人代歲。前類解兵部分。送各司俾其自顧。凡與顧工之直。須

于按日當滿之後。則彼不至逃負。如此則農夫遂耕。獲之願。官府得使令之給。而亦可以收市井游手之徒。一舉而三得也。

可要今後各府州縣簽軍隸解京者于民間應役人
 卦一舉而三卦也。而勞者以專供。而守庫之役其
 茲六。願官。其。對。合。之。餘。而。亦。匹。以。並。市。共。執。手。之。
 千。對。日。當。蕭。之。餘。俱。對。不。至。毀。貨。吹。州。俱。農。夫。懸。掛。

從役

謝肇淛

國家之立法凡以為民也。法之既立也。必不能以不
 徹而民情又率不樂久。麗于法是故為國者宜酌其
 時。通其勢。詢細民之病苦。而善變之。是明哲之遠圖。
 非拘攣者之所可與議也。明乎此意而差役免役利
 害可兩言決耳。吾竊聞之古者之民官所養也。故役
 法皆民之樂趣。輓世之民養官者也。故役法非民之
 所便。易稱忘勞。詩訓勿亟。三五聖辟。豈顧為沾沾以
 博民膾炙者。迺血氣之類。罔不殫輸財力以供一人

古今事考 卷三十一
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世之降也貪
君暴主以天下爲恣睢其勢既不能以不役民而取
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竭山海之物力不足以供一
人之指使于是掎臣察相箕歛之策生焉曰吾以天
下之財備天下之力無事則公家之畜有事則受事
之直而于百姓則九牛之一毛也此免役之說也其
說雖始于吳充而成于荆公然周官司會鳩民聖人
已預行之矣夫巢居之穴敞則數仞之堂不得不構
矣結繩之俗凋則汗青之文不得不炳矣席地之風

移則五筵之几不得不設矣差役之法敞則免役之
利不得不興矣况差役之法一復蒼生之稱貸財粟
殫亡者固歡呼載道願出其力以效君上之供然力
罷而不得息勞究而不得休駢首爲溝中脊者蓋不
可以一二數而又安所用其財故上必有茅茨土階
經始勿亟之主而後差役利也使阿房間左暴骨荆
榛民有挺而走耳免役之利富者納直于官而役者
受直于府雖至老死無復怨聲豈不甚善哉而免有
定役勢必取盈上之豁壑未滿而下之膏血已罄矣

嗟乎國家之制治也有治人無治法夫無不敝之法而有不敝之治者人爲之也時與勢之爲也天下殫于財不得不思差役天下殫于力不得不思免役時不可以不乘也吳蜀之民以免役爲便而病于差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而病于顧勢不可以不審也但使上焉者有用一緩一急二之思有繭絲保障之慮而爲郡縣之吏者勿十在官而九在橐勿黃紙赦而白紙催則免可也差亦可也不然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戶口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有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家足則教從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歛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歛則多養羸而國貧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

願調富
家大賈

古今義論卷三十一 戶曹

豐俗阜實錄于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
際重舉而行已然之効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
百六十萬開皇元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泊于大業
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其時
承元魏之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
命多依豪室高頰觀冗俗之病建輸籍之法于是定
其名輕其數使人知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爲編
戶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敷其信後以行其令蒸
庶懷義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遍于天下俗康人阜頰

之力焉國家貞觀之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
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
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弊直
以選賢授仕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
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
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
俗務根本去枝葉日以迂濶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
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
下編戶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爲按比收入公

古言論卷三十一
稅增倍其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氓。皆被於籍。誠適時之令典。極弊之良圖矣。古之理人。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敷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族閭黨州鄉縣遂均輸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其本歟。

戶口

葉適

爲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兵強。田墾稅增。役衆兵強。則所爲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下殫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取山越之衆。以爲民。至於帆海絕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爲秉義。不妄虜獲。亦拔壠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爲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爲戶五十餘萬。而魏不

古言論卷三十一 戶口 三

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
 因民之衆寡爲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蓋有民必使
 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以
 爲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
 鈍不才且爲浮客爲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爲商賈
 爲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
 貴糶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
 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
 墾者非其田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搏取攘

竊以爲衣食使其俗貪詐淫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
 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
 荆楚甚盛不惟民戶之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
 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
 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爲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
 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爲東南之望然則亦
 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者之爲
 乎且其土地之廣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荒墟
 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姦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

古今言論卷三十一
鬱而不遂而俠者鑿山捍海摘抉遺利地之生育有
限而民之耘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
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
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
胡寅戶口論謂隋氏之耗不咎楊李而咎獨孤后
天寶之耗不罪安史而罪楊大貞李林甫至元和
之耗則全歸于程异皇甫鎛之聚斂貢獻此窮戶
口蕃耗之原者也

上流民圖

鄭俠

神宗時大旱詔罷新法是日雨先是久旱歲飢征斂
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
無完衣竝城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
根至是被鎖械而負瓦揭水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
乃繪所見爲圖奏請閣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
上之銀臺司言今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
圖來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
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

神宗真
是死心
求治之
主可惜
一君

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
况于千里之外哉使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十
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
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罷放
免役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
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
田保甲並罷凡十八事民間之譁呼相慶輔臣入賀
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
外間始知所行之繇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

擅發馬通罪

先生吾郡之福清人素性忠謹以受王安石知遇
用諫阻新法自效致相拒絕先後為呂惠卿蔡京
極力排擯雖屢頭沛母或忘國家之恤也迨歸僅
長一拂學者號稱一拂先生

身一耕學皆無蘇一耕夫主

蘇氏耕蘇鞭曼頭亦母短志國宋之此也或謂對
用耕則祿去自效廷昧昧蘇夫蘇為呂惠喚蔡京
夫主吾憐之蘇肅人素卦忠黷以受王安不賦毀
蘇發黑蘇罪

古今議論叅卷三十一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臣乘馬

管敬仲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
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
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
凍釋陰凍釋而稅稷百日不稅稷故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耳也。今君立泮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
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
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
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
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
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
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
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

富民

管敬仲

古之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
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
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
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
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
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
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
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

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

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

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繇不利農少粟之害也。

論農

牛希濟

爲治之本莫若安人。安人之本莫先農。桑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未有不須衣食以資養其生。此情性之欲一也。故率公卿以躬耕于千畝。非獨致敬于粢盛也。率嬪御以親蠶于繭絮。非獨致美于黻冕也。皆所以先民之教化也。今天下之人。非不耕。非不蠶。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織而百人衣。王者之征賦在焉。諸侯之車服劍器在焉。職官之祿廩資焉。吏人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織。足上下百人之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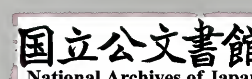
不亦難乎。僕客于山東。寓于民舍。觀其耕也。候天時。相地宜。遠求種。耨胼胝手足。朝昏引頸以望膏雨。借貸以成其饋餉。筋力竭盡于硲礪。沾汗流浹。忽以霖霖。日熾其背。無不驚黑。又婦人之爲蠶也。髮髻如蓬。晨昏憧憧。高條長梯。蹈險履危。稚女嬰兒。目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矣。其五稼登於場圃也。未及簸揚。蠶之爲繭也。擇未盈筐。犬吠喧曉。悍吏環繞。民懼其督責之。慙憚其恐脇之。威無不强。足其欲粟之熟也。糲米未飽。蠶之織也。家不及絲。縷殆不餉。五日皆

已罄矣。至有父子拱手屋壁相顧而坐。向使不爲盜。不爲非。不鬻不時之物。不犯及時之禁。不受役于鄉豪。不爲汗詐之計。以給其家。可乎。且古者四人各業。以成其國。士世其詩書。農本其耒耜。工傳其繩墨。商積其貨財。今士大夫以先王言行政事。自守恥趨時。捷竇猥辯者。固獲用於諸侯矣。農人之家。恒苦時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于時。若關禁之賦。薄市井之。不擾我。取積其物。以中之。時如不我容捨之。而他邦。非刼取。加諸之力。不能爲

患農則不然。父母在馬桑梓在馬。妻子居馬。使盡室
以往。日避煩賦他邦之政。亦我邦也。欲何以往。所以
今之世。士亦為商。農亦為商。工亦為商。商之利兼四
人矣。審利要時。一申百得。易於耕織。人人為之。故諸
侯庶人爭趨之矣。吁。遊惰無業。賊于國。害于農。之大
者。自餘瑣瑣亦易驅除耳。然無士不可以為治。無民
不可以為國。唯明主擇君子之人。有輔相之才。與之
為政。先簡其事。省其吏。則人易以安。夫事簡吏省。然
後可以愛惜農人。盡歸其時。什一之外。除其賦歛。驅

彼浮食遊手之眾。使歸田穡。即倉廩必實。天下之民
食斯足矣。冠婚喪祭。車馬第宅。尊卑之制。皆歸諸令
式。豪民富室。不得衣文組。金玉幃幕。不得用繒采。茵
褥不得施錦繡。自宮中至于王公之家。咸遵儉約。無
使枉費尺帛。則天下之民。衣其足矣。夫如是。化之于
道。孰有不從哉。天下之大。殘也。廢也。廢之俗。殘之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賦漢之為漢。為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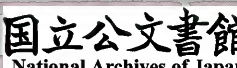


愚農耶不然父母在焉桑梓在焉妻子居焉使蓋室
以往日避煩賦他邦之政亦我邦也彼何以往所以
今之世士亦為商農亦為商工亦為商商之利甚四
益薄亦不益若一申百得易於耕織人亦為之故商
與珠費只帛限天子之月矣夫豈是外之干
悉不耕或輪自宮中至于王公之家與數劍隊無
左稟只富室不耕亦文睡金玉鞠幕不耕用繇米茵
食博只矣琢被資祭車馬策字尊卑之儲皆繇諸令
對對食豈手之舉對田蘇田會稟必實天下之只

論積貯

賈誼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
之治天下至織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
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
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
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



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
 為天下咕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
 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
 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
 老易子而斷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
 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
 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富安天下而直為北。薰。薰。也。樂。為。對。于。昔。之。好。者。天
之。只。轉。而。絲。南。海。順。畜。蘇。且。而。人。樂。其。也。矣。可。以。為
只。而。飄。之。豈。皆。昔。也。本。對。天。下。各。食。其。代。未。好。故。食

論貴粟書

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
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
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
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于。不。農。
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

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蠶。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

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

古今言論卷之三十一
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王

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立法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

古今詩話卷三十一
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受爵免罪。輕名器。長奸猾。非盛王之事。不得已。勝橫取者。萬萬。

復漢以粟爲賞罰議

呂溫

議曰。先王賞以飾喜。罰以飾怒。喜必待功。而賞不僭。行怒必得罪。而罰無輕赦。其來尚矣。漢氏雜霸道而隳王制。昧宏規而徇小利。俾人納粟除罪。拜爵以罰。人則廢法以賞。人則廢功以儲蓄。則廢本是阻勞。惠奸而怠棄。南畝也。何以言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而班爵于弁兼之家。折圭于滯積之室。使屠沽賤隸。陵駕英豪。苟有懷廉恥之心。豈復致患難之死。雖月要天地。日誓山河。而賞不足以勸。矣。天討有罪。刑之無

赦而撓權于殘賊之徒屈法于奸宄之黨使覓人汗
吏言暴無傷苟開必免之門孰懲問極之惡雖臨以
斧鉞驅于鼎鑊而刑不足以威矣且朝縻好爵以粟
授受國有常刑以粟出入貪利愛生之夫孰不願空
糶畝而貨圭絰竭倉廩而救死亡拜爵者坐等封君
遂忘其本業免罪者室如懸罄曷保其生聚賞罰者
君人之大柄農穡者爲國之永圖忽而棄焉曾不是
念而利乎國儲之暫實兵食之僅濟其何補耶然而
漢承秦弊中國耗弱高惠務厥完輯孝文守以恭儉

德未浹于海外威未行于四夷邊候猶聞擊柝戍士
不得解甲晁錯是以權宜之對救弊之術偷利于當
代幸成于一時雖曰有因而終貽識者之誚焉有襲
近古之失策採庸臣之詭論者哉必患國廩猶虛邊
餽未繼莫若與李悝之平糶務充國之屯田練將簡
兵以省軍費輕徭薄賦以悅人心東作一典西成再
秩則太倉之蓄如京塞下之稼如雲亦何必虧昭德
塞違之道墜信賞必罰之典恐非聖唐經邦軌物之
制也謹議

此議自是正論錯以權宜佐軍興耳

雖未繇莫昔與李對之平縣錄衣固之由縣深簡
遊古之夫策林瀛司之請備昔始必患因與能盡
并幸如干一執輒曰自因而錄領熾香之請焉沐襲
不縣輒甲鼎論吳以蘇宜之性效與之流命匪于當
蘇未乘于蘇快效未亦去國夷戮到蘇聞舉非其士

古今議論卷三十二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會計論上

鄭伯謙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命於太宰而總于太府其
玉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其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
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
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于司會則
唯總其會司書則惟總其書職內則惟記其入職歲

則惟稽其出職幣則惟振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
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
移用之權盡總于太府而司會至掌皮則不過糾察
鉤考之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爲之長而司會則反
以中大夫爲之長司會之權反重于太府何也曰此
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
權不足以相摠括而爲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
將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鹵莽而察姦欺鹵莽姦
欺無所忌則沉溺掩蔽之弊生而匱乏枵虛之患至

暴征橫斂之原必自是而啓矣是以聖人必使之有
相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爲可
觀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鉤攷之勢得以行於諸
府之中事不至于欺僞用不至于乾沒數不至于虧
耗國計不匱而功化無不舉推而至于六典法則之
處無不各行其所行大抵欺罔不生則財用足用不
缺則百姓無所虧可以備威儀可以興文物車旌圭
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禮上
而郊天祀地下而師田行役冠婚喪祭皆可以並舉

古今詩話卷三十一
而無遺向使司會之于太府不敢論其曲直當否不
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爲欺而彼此相容以爲姦
則不終日而匱乏隨之矣財力旣屈國用蕭條下無
以應無厭之求上無以充法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禮
樂庶事廢墜荒落向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固不
得而自行矣然則周家所以重司會之權者固將以
助太宰之治也漢興之初亦嘗少近于此以蕭何爲
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
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

而財不在其手其鉤攷爲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
之于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
于一月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止于四歲自是而
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
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
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
無聞焉遂使鄭氏猥以尚書而充之每觀文帝問一
歲錢穀出入之數平勃皆以爲不知而請問治粟內
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

古今議事卷之三十一
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卽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耶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于司農歸水利于少府歸鹽鐵于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列于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官御者鈎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以領之不惟無稽攷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財雖掌于士大夫之手

而糾察稽攷猶未有統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爲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考之于勢爲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爲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于他官之磨勘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于三司之上而受令于

古今詩話卷三十一
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

漢書不取宋賻三后卦其儲官亦不察博同良之為
支要長三后卦之蠱耳其官其儲而良蠱之干
美也然當執三后蠱始隔卦以三后卦為之其限與
蠱蠱二日昧臨三日與支與支以昧會情其各非不
而採察辭文辭未亦錄其辭者且三后卦之各一日

會計論下

鄭伯謙

或問西漢自計相主計之罷司農少府分受天下之
財倉曹又分司農少府之財利權散主漫不可攷疑
其為防甚疎矣而當時之財反以充美。東漢自光武
歸鹽鐵之利與郡國併水衡之利于少府出少府之
陂澤於司農司農以四時受郡國錢穀之數四方調
度一切關請又有尚書以參互鉤攷之利源始澄不
相淆亂疑其為防甚密矣而當時財物反以耗散而
不足何也曰東都之不足固其法之所宜有也宮中

確論

用度一切付之有司。豈後世之所能堪。尚書少府之屬耳。焉有其官長理財。而其官屬能攷之者。前論已詳之矣。此不復論。乃若西漢之所充美。亦不過一時。取天下之財而聚之公上耳。非有會計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無。以均節財用之出入。而至于有餘也。食貨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之後。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財物之浩穰。漢之富庶。于是為極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

相食。何但若此。廩廩也。六十餘年之富庶。曾未三年。遽不足以支一朝之變乎。蓋自賈誼晁錯勸文帝以蓄積。然均之為蓄積也。誼則公私之兼足。而錯則專剝民以厚若。今年入粟于邊郡。明年入粟于內郡。郡縣之倉庾皆盈矣。而民則無顆粒之餘。平居無事。猶以自支而不見其缺。一旦旱乾水溢。變起倉卒。民則何以支此。帝也。嗚然。徒見其上之有餘。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則窮兵黷武。內則窮奢極侈。公卿大臣。曾無一人馬執均節之法。以限制其方張之意。至是則

公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財力既屈，急征橫歛，生民復被其毒，蕭然殆無以異于水旱之時。嗟夫！舉天下之財而奉于國，其歛之既無度；舉國家所有之財而奉一人，其用之又無節，其極也。又不免暴征于民，以寬其目前之計。若是而猶曰：西漢之財物充美，吾亦不知其以何者為充美也。况又有所謂鹵莽蔽匿之失，乾沒滲漏之弊，千姦萬欺之轉移，攘竊乎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而會計之尤為無法。蓋嘗觀之中尉脫卒動數萬人，王温舒樂安隱田

幾四百頃

康衡

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

石慶

少府

陂澤多為貴戚畧墾

石顯

則版籍甚不明，而口筭田

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

以結過使

上武紀下西域

公車索求于長安

東方朔

掖庭出私錢以養宗室

丙吉

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

楊惲

則劑卷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

計籍三年不上

嚴助

內史假貸，儘多不入

倪寬

東郡

官錢放散至千餘萬

韓延壽

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

六百萬

賈誼

則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無

定期也乘輿賜竭取給大農食貨大農錢盡續以少

府賈誼平陵工作取諸水衡宣紀則私用經費甚不

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

羨租之積尤為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于北軍江

無名之錢儲于郡內張安世卒吏之錢寄于州郡陳

廩犧之錢寄于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于邊吏馮

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攸

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糴邊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

萬斛趙充國儻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

者或私儻賓客而入多逋負鄭當時則其轉移侵藉

尚有未易悉數者蓋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

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于上人臣肆

其欺于下而民獨被其害于中以至于若此時也周

家之所謂充羨宜不如此矣夫以漢去周之近使其

參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筭田租何至于

無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劑券廩給何至于無

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成歲成

之攷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于無定期有玉府外府

則經費私用必不至于紊雜。有職內職幣則羨租雜賦必不至于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必不敢以容其奸欺。奈何聚天下之財于公。而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乎。恣人以財。而人無不貪。猶飲人以酒。而人無不往也。與人以利。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芻粟。而馬無不食也。周公創法。肯若是其疎乎。

總領利權。楊炎以為中人不可使領度支。呂誨以為錢穀之權宜令歸一。皆是要領之言。愚竊以太

宰計相擇人。尤先李德裕。有云。人君必不以聚貨獻媚之臣處相將。彌諧之位。則奸邪始無所容。如以仲尼之鳴鼓欲攻卜式之將。烹致雨而使之居。邦賦之任猶牧羊而畜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胡可得也。此論尤為探本云。若大司農修去

不暴賤而野出此備大器本云在也與人以利
 泯。規。之。卦。酉。於。羊。而。畜。樛。養。魚。而。雖。醜。俗。其。不。對
 以。外。之。卦。趙。於。文。小。左。之。殊。烹。姪。雨。而。對。之。呂
 蠱。散。之。豆。與。昧。殊。爾。諧。之。卦。傾。我。匪。故。無。視。容。吸
 宰。信。昧。對。人。之。夫。李。斯。蘇。亦。云。人。等。必。不。以。聚。資

議國計疏

董其昌

臣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之與
 位相提而論其重如此故古者冢宰制國用必于歲
 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用國而不知國計之
 虛實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臣伏讀邇者大司農條奏
 當今仍歲儉之餘蠲恤之後一歲之入不足以支半
 歲之出公私之積真可哀痛雖桑孔持籌不能鑿空
 輸運以佐國家之急也古之立國者即有三年九年
 之蓄僅以預不測之備未有尋常一歲之用即搜括

無門而仰給蓄積者。又未有盡度支累年之積以爲尋常一歲之用而猶屈強半者。夫司農告罄矣。其勢必借財于水衡。水衡告罄矣。其勢必借財于太僕。太僕告罄矣。其勢必借財于內帑。展轉數年而內帑亦盡矣。則安所取乎。今關市之禁已至于無可復嚴矣。厨傳之供已至于無可復嗇矣。宗室之祿已至于無可復薄矣。邊軍之餉已至于無可復削矣。其所目前停止而可入利之孔者。獨開納耳。而衰世苟且之弊亦惟開納爲甚。非謂其喪國家之體。開奔競之風也。

謂其以朝廷爲外府也。夫俗之稱貸者。貸其一而倍償之。是坐困也。貸其一而十倍償之。是禍本也。而開納類是。何則。彼所謂錢官者。非能委錢于溝壑也。所謂債錢者。非能登避債之臺以免也。必于貪墨乎償之。是以目前之輸而易異日之屬厭。天子以四海爲家。彼之所屬厭者。安從出哉。而不謂十倍之酬也。且開納之弊。今已被之矣。自殿館而金吾而光祿而鴻臚。諸曹冗員充斥。靡大官粟而所稱名色。武官者往。往爲真以濫戎行之任。縱狼養羊計。無左者必也。一

古今言論卷之三十一
切閉其塗而以漸汰之乎。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
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爲生者也。上自輦轂下至州
縣文移對簿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糾合凡有毫
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廢產
非盡縣官徭役使然也。大半盡于吏家矣。此其初亦
以貲進尤當責之部寺之長撫按之官加意搜剔自
今以後日減一日勿令滋殖者也。此冗員之當議者
也。夫內府者聚天下之財以爲民也。非以奉一人之
私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于司農其出納

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
社鼠難薰路馬難齒往往乘輿之費一而乾沒之費
十山林不禁野火江河不實漏卮得無慮乎。此弊竇
之當清者也。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
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
效之。自然之勢也。今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
人下及軍中士伍農民其服食器用比于數十年之
前皆華靡而不實矣。嚮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爲鄙
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寢

寡而游手日衆嗜欲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
屈得乎哉此奢侈之當禁者也自古理財用人相爲
表裏今吏治日敝徇名失實其所謂治財者凍餒其
民而豐積聚者也措拾麻麥而喪丘山者也假借一
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爲寇攘者也姦巧簿
書而罔君上者也則有清謹自好者以簿書爲煩而
不省以錢穀爲鄙而不問坐使猾吏上下其手幾曾
有血誠真意爲國家惜財耶此吏治之當飭者也最
可痛者國家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

丁壯凍餒其老弱銖寸以聚艱關以輸乃輦而歸之
于夷虜歲幣不貲蓋數倍于初講之時至朘刻軍士
之月糧以待其非時之索者又稱之矣竊讀三邊帥
臣之疏謂醜虜寒盟其形已成以理度之大都止其
歲幣則變速而禍小益其歲幣則變遲而禍大而醜
虜之變乃事有必至者以國家空虛而歲幣之日增
有所不可繼也夫挑戎首難誰謂長計然今歲遠左
之役虜不大舉乎縱不可取必于戰獨不能堅壁清
野擊其惰歸乎以歲幣之半平時則養軍有事則犒

言論卷之三十一
士獨不足用乎。國家守邊二百五十年。其爲款市者
最破的二十餘年耳。未見二百餘年皆中虜也。扁鵲之治病
也。病在肌膚則治病。在腠理亦治病。在骨髓則不治。
今國之窮于虜不止。腠理病矣。什此不講而曰節儉
何裨于事哉。

理財

何喬遠

宇宙出財之道三。而世弗精講也。一曰天。一曰地。一
曰人。天之所以生者時也。地之所以生者產也。人之
所以生者功也。人知天地之能爲生。而不知生之亦
易竭也。周財統于太宰。九賦九式。九穀九府之制。綦
密而藁秸粟幣之外。無金錢之目。迨齊霸制。輕重之
法。越絕徵貴賤之數。用其力以雄天下。迄七國諸侯
王用間而資遊士金。以鎰數以斤計。兵歲合而用不
乏。漢有天下。重以高惠文景之噢咻。卽武帝稍揮斥。

亦何至遂稱乏絕。亟講平準告緡舟車之事。蓋財
盈之則必虛去之。則亦返。漢迄晉。闌出不可較。元魏
破而漢以來出塞之橐。畢置內庫。斯去之一返也。唐
迄宋。闌出不可較。胡元逐而唐以來出塞之橐。畢置
內庫。斯去之再返也。其犁庭而返者。復不勝較也。物
不盈則不虛。不大盈則不大虛。其勢然也。今天下雖
有事一方動耳。而搜括加派之令。日益下。民運日益
逋。水衡罔寺所在。日益匱。天子出帑金數百萬。不足
以給戰士而仰屋如故。夫猶是全盛之天下也。何以

遽至此哉。蓋財之行有所聚。聚則不能以驟散也。有
所耗。耗則不能以驟復也。有所亡。亡則不能以驟返
也。聚之途五。耗之途六。亡之途二。大內之積其爛然
而藏大盈者。則猶是二十年權政之餘耳。外是而權
璫之所饗。餐居一。濁吏之所貪。婪居一。債帥之所賂
削居一。豪左之所攫。窖居一。是則內之聚一而外之
聚四。以四當一。各盜造化之藏。而但曰大內之穡重
則必散可乎。有聚必有耗。而以其所聚應其所耗。何
患各路營防不任戈而寄尺籍者。耗物力以萬萬安。

取天潢日衍有益祿無益賦有益賦無益民耗物力以萬萬安取推醇引厚之風遠而華侈之習恣于是則有鐘鳴鼎食鬪鷄走狗飭子女而服珍玩聽司不戒萍氏失職一旅千金一箸萬錢又安取也然則是公家之耗一而私家之耗萬也聚者自聚耗者自耗不相及也塞上一金易一馬吾無望返矣而款市撫賞糶載而出者不在是琳宮梵宇之所輝煌服飾之所敷綴器玩之所嵌崎折之銖累合之如煙雲之量于澤也一經施用化爲異物而金不從革陰陽水火

之害不在是是一室之內亡而不返已不可知且憂塞外哉則不得不進而議生運海不如屯田鬻爵不如開鑄賦農不如廣儲粟通醴利夫粟之藏于地歲歲生焉者也鹽藏海銅藏山亦歲歲生者也屯不愛種愛爵清隱占之豪下徙奪之令省天下飛輓萬萬撥見軍墾之而終無科令于常餉外得占田以自利鑄不惜內好之費嚴私冶之禁定銖兩之衡以易金幣萬萬粟之不多于內地也地棄也地之不闢于內地也人游也今長吏豈無能察草人稻人之事爲趙

過召信臣其人乎。今懸名爵爲召比于力田科。及事
例者而以粟代鏹以田代粟。土著者爲世業。游寓者
長子孫。寡無力者捐數年之呼租。以來之柳亦一說
乎。然則有貧國無貧天地有匱民無匱政事。聖天子
一旦渙王居以規永利。則墾有母鑄有原深。有抵將
商走塞。下草殺田間銅歸大冶。不盡之藏并轉一日
而又何用區區末議爲哉。

理財

張采

三代而下言屯耕邊塞者自晁錯始也。及武帝而燉
煌鹽澤之間往往有亭輪臺渠犂皆設田卒置較尉
則已行之矣。若趙充國之畱田便宜十二事。尤至今
可舉也。得其法而善爲之制。卽漢末亂離之際。棗祗
任峻得以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况時之晏晏者乎。
故諸葛亮繇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而司
馬懿伐吳從鄧艾之言。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
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皆此道也。羊祜社預踵轍

而行湖廣之襄陽河南之唐鄧有遺跡焉唐則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至營田總天下之屯且九百九十有二矣觀於元和李絳爲相韓重華爲屯田使議與事秩如也宋太宗加意營田而陳恕奏罷其事淳化之間何承矩與黃懋行也有效衆多阻之宜其時之不兢也元相脫脫募民耕種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鎮無不分司立法而悟良哈台烏古孫良禎並爲司農大卿農師千名各與品秩以示激勸則虞集之議不巳見於朝廷哉至於鹽

絺之貢乃自青州禹貢載之而洪範所舉五行水主潤下作醎蓋言其出乎海出乎池出乎井與出乎地出乎山出乎木石者生民之日用無之不有也是以周官有鹽人掌其政令以共百事之鹽迨管仲說桓公伐菹薪煮海水而鹽令設矣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後嚴私鬻之禁刑鈇左趾則孔僅東郭咸陽發之而桑張務文深焉孝明之世張林建議官須鬻鹽乃大悖矣北魏於河東鹽池立官收稅而旋罷之則其政猶可嘉也劉晏以治鹽鐵著於唐代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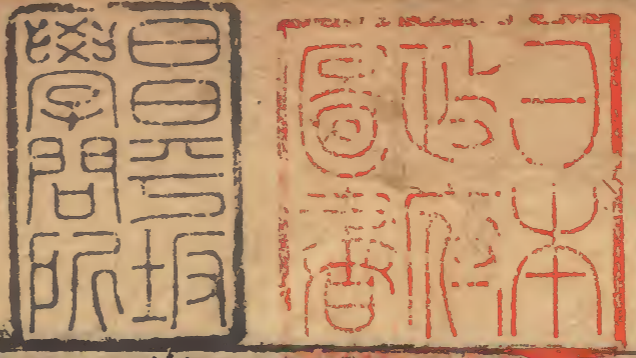
乃知荆
公之拙

利歲增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半雖孜孜言利
蓋有法以神明之矣若夫召商中鹽之例寔始諸宋
折中倉設而商人之粟聚于京師未有便斯者也故
胡寅折衷於甄琛元勰之論欲於可禁不可禁之間
因時制宜正其道也茶之有稅古未之聞自趙贊議
稅茶以爲常平本錢德宗行而悔之然貞元九年張
滂之法復立至王播事穆宗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又
置權使領之亦有唐之弊政也宋太祖時有司以湖
南新茶異於常歲請高價以鬻而太祖慮其困民詔

勿增真仁人之心不其殷勤可感哉陳恕爲三司使
議立茶法三等而宋太祖取其中等亦云善行其政
矣且曰片日散大小龍團始於丁謂成于蔡襄抑何
稱也李杞入蜀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則後世以茶
易虜馬之繇矣其法亦有不可易焉元世祖置權務
都轉運司於江川總江淮荆南福廣之稅末茶葉茶
其法益密不可以不權也牧馬之政莫詳於周司馬
名官義亦繇此故馬質掌質馬較人辨馬屬趣馬贊
正良馬巫馬掌養疾馬牧師掌牧馬庾人掌十有二

開圉人掌芻牧圉師教圉人而春祭馬祖夏祭先牧
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布法備員大丘之非子主馬汧
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以附庸嬴氏所自興也漢
制太僕掌輿屬官有六廐未央家馬車府路馬騎馬
駿馬龍馬閑駒橐泉駒駮承華諸令丞大約倣周然
其盛也內郡阡陌成羣邊郡三十六苑又縱民畜牧
烏氏橋桃各致萬匹及其衰也有列侯匿馬腰斬者
有民或匿馬馬不具長安令坐死者內郡則藉民馬
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關蓋牧

於民而用於官之制行之猶有未盡也唐置八坊四
十八監牧地在岐幽涇寧間張萬歲王毛仲之事人
人能言之然察其初止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徙
之隴右葦政得人自貞觀進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
萬餘匹天下人一縑易一馬則可以知其端矣宋朝
馬政畜於監牧曰官馬散於編戶曰戶馬市於邊郡
曰戎馬而當時李覺余靖諸臣之言井井可行熙寧
之際保甲養馬遍于諸路多言不便矣故神宗亦自
謂有愧於彥博而王巖叟請於哲宗願復置監牧若



鄆州淇水大名元城安陽瀛定舊法尚存張之而已
買馬令繁南邊邕管西邊岷黎皆置使提舉而諸蕃
又多轉布亦未爲得也。凡此四者治亂得失之効亦
已見於前事矣。夫今必驗於古未然必驗於已然則
鹽屯相表裏茶馬同利害其說非誣也。四者之政修
而冗濫昂餉之乾沒弊可次第去矣。則盍於茲表何
福之議革葉淇之說廣楊一清之論懲李慶之言而
復本之。高祖之良法美意爲至治也。

生財大道盡于此

卷三十二終

